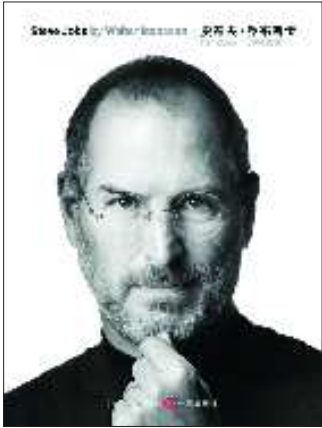


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——苏轼

## 5 乔布斯的爱人



◆书名:《史蒂夫·乔布斯传》  
◆作者:[美]沃尔特·艾萨克森  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劳伦·鲍威尔1963年出生在新泽西,很小就学会了自立。她父亲是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,是在圣安娜一次坠机事件中牺牲的英雄;他当时在引领一架受损的飞机着陆,两机相撞后,他坚持飞行避开居民区,而没有及时跳伞逃生。她母亲再次结婚,结果那个男人是个酒鬼和虐待狂。但她母亲觉得自己不能放弃这段婚姻,因为她没有经济来源养活一大家子人。

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,她在高盛做固定收益交易策略师,接触数目巨大的资金,为公司作自营交易。她的老板乔恩·科尔津想说服她留在高盛,可她最终觉得这份工作没有启发性。“你可以变得真正成功,”她说,“但你只是在为资本的积聚做贡献。”因此3年后,她辞职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,在那里住了8个月,然后来到了斯坦福商学院。

他们在周四共进晚餐之后,她邀请乔布斯周六到她在帕洛奥图的公寓来。凯特·史密斯开车从伯克利赶来,装作是她的室友,这样也能见到他了。她回忆说,他们的关系充满激情。“他们又是接吻又是亲热,”史密斯说,“他为她着迷。他会打电话问我,‘你看怎么样,她喜欢我吗?’我处在多么奇特的位置啊,这个偶像级人物居然会这样给我打电话。”

1989年的新年前夜,他们3个人一起去伯克利,到名厨爱丽丝·沃特斯开设的餐厅潘尼斯之家就餐。同行的还有乔布斯的女儿丽萨,当时她11岁了。晚餐上发生的某件事引起了乔布斯和鲍威尔的争吵。他们各自离去。鲍威尔留在凯特·史密斯的公寓过夜。第二天早上9点钟,有人敲门,史密斯打开门,乔布斯站

提要:

有10年的时间,劳伦和她的3个兄弟只好忍受着家里的紧张气氛,循规蹈矩,自己解决问题。“我学会了一个很明确的道理:永远要自立。”她说,“我为此而骄傲。我跟金钱的关系是,它是实现自立的一种工具,但是它不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。”

在那儿,手中拿着他采的一束野花。“我能进来见见劳伦吗?”他说。她还在睡着,他走进卧室。几个小时过去了,史密斯等在客厅里,没法儿进去拿衣服。最后,她只好在睡衣外面披了件外套,去毕兹咖啡店买了些吃的。乔布斯直到午后才从卧室出来。“凯特,你能来一下吗?”他问。他们都聚到卧室里。“你知道,劳伦的爸爸已经去世了,劳伦的妈妈也不在这儿,既然你是她最好的朋友,我就来问你吧。”他说,“我想娶劳伦。你会祝福我们吗?”

史密斯趴在床上认真地想了想。“你愿意吗?”她问鲍威尔。她点头同意了。史密斯宣布,“好吧,你得到答案了。”

然而,这并不是一个肯定的回答。乔布斯有个特点,他会在一段时间对某件事特别专注,然后突然之间,又去关注其他事情。在工作上,他会在想做的时候专注于想做的事情,对其他事他就没反应了,全然不管其他人多么努力地想让他参与进来。在他的个人生活中,也是如此。有时他和鲍威尔会在公开场合尽情表现他们之间的感情,让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尴尬,甚至包括凯特·史密斯和鲍威尔的妈妈。在伍德赛德那幢几乎没有任何家具的大宅里,清晨,他会放年轻善良的食人族乐队的《她让我疯狂》的音乐把鲍威尔叫醒。而其他时候,他又会对她视而不见。“史蒂夫会走两个极端,有时高度专注,好像她是宇宙的中心,而有时又表现出冷漠的距离感,专注在工作上。”史密斯说,“他有能力像激光那么专注,当他的光芒照耀在你身上,你会沐浴着他的关爱。而当他的光芒转移到其他关注点时,你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黑暗。这让劳伦感到非常困惑。”



## 13 恶毒话语的力量

提要:

开损人玩笑的事我们大家都做过,多数情况下这种玩笑是无害的。但是像其他刻毒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样,开这种玩笑的频繁程度、玩笑的残酷性以及玩笑出自父母之口这一点便使它们具有虐待性质。孩子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自己的话,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。

对父母来讲反复开毁损心灵易受伤的孩子的玩笑,既残忍又具有破坏性。菲尔当年就经常受到侮辱和捉弄。当他试图对抗父亲的行为时,却被斥责为低能,因为他“连开玩笑都听不出来”。菲尔面对这种感觉,真到了走投无路的窘境。

当菲尔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,我看得出来他仍然十分尴尬,似乎觉得自己的抱怨是愚蠢的。我安慰他说:“我知道你父亲的玩笑是多么侮辱人。它们深深伤害了你,可没人把你的痛苦当回事。但现在我们就是要找到你痛苦的根源,而不是给它打折扣。你在这儿说话是安全的,菲尔,不会有人压制你的。”

他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理解了我话的意思。他险些哭了出来,但强忍着泪水开始诉说:

我讨厌他,他是一个胆小鬼。我是说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孩子,他用不着这样捉弄我。到现在他还开玩笑损我,他从来不放过这样的机会。一不留神,我就受到他的捉弄,然后他马上打住不说,像个好人一样。上帝呀,我恨他这种做法!

当菲尔第一次来治疗时,他根本没有看到自己的神经过敏同父亲的嘲弄有什么联系。菲尔小的时候是无人庇护的,因为父亲的行为从来没有被认为是虐待



◆书名:《中毒的父母》  
◆作者:[美]苏珊·福沃德  
克雷格·巴克  
◆出版社:辽宁教育出版社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了皇帝,诱使皇上不上朝,到得此时,那些太监们兀自冷笑:“天天说皇上不召见,及待见了,只是高呼万岁罢了。”后人就以此为题,做了一首《万岁阁老》诗,诗曰:紫微垣旁碧星见,群臣请对文华殿。一言不上叩头退,若辈只知呼万岁。

汉文帝“虚心”问计于人,深更半夜趋向臣子家里相问,问的是什么?“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这一直让我们哂笑,可是,当皇帝真来问臣子国家大事之时,臣子们又对答了些什么东西?万安这样尸餐素位的“干部”实在不是个例:五代废帝时,有名为马胤孙者为相,时人称之为“三不开相公”:入朝印不开,见客口不开,归宅门不开;北宋神宗朝有王圭者,也被人称为“三旨相公”:进呈云“取圣旨”,可否谕云“领圣旨”,退谕呈旨者云“已得圣旨矣”;史上多有“驱驴宰相”、“弹发御史”、“鹅鸭谏议”者。

摊上一个明宪宗,即或呈上惊天大事,他能否用心国事,当然值得存疑。他安排的这次君臣会见,是惺惺作态搞敷衍,还是认认真真走过场,抑或是大鸣大放引蛇出洞?天威莫测,天意从来高难问,我们是难以知晓的,但不管怎么说,他还是给大家“参政议政”的一次机会,给了“民主决策”的一个“制度安排”。可是万安们在“民主”的“平台”上说了什么?在“参政”的“载体”上干了什么?没有民主权利天天叫喊民主权利,给了你民主权利,你却不用,怪谁?

确实,我们许多时候并非没有民主制度,并非没有参政的用武之地,比方垄断行业乱涨价,我们不是要弄些人去听

证吗,可是为什么每逢听证都涨价?这些人也许平时反垄断叫得挺凶的,仿佛个个都是为民请命的斗士,但一旦将其推上前台,与“权力对话”,那腿巴子就打崴,那屁股就可能弓得比什么都高,拜服在权力的脚下痛吸脚尖,吸得啧啧响。“人大”本来是“大人”的,在四大家中排老二的,政府官员不都是由他任命吗?他却自摆在“老三”位置上,他任命官员,却往往听命于官员,其怪也欤?也许就是照了回相,把相挂在自家厅堂上给人看,“看啊,我与某某一同照过相呢”,或者竟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措大,财主对他说了声“滚”,他却万分得意:“那财主与我说过话呢!”

我们当然知道,在权力面前,民主往往很弱势,但是,你不能说毫无民主,民主的权利是有的,民主的制度也是有的,民主发挥的空间并不是完全窒息的,问题也许真的是:“路线确定以后,干部就是决定因素”了。一个唯唯诺诺的“代表”,一个唯权力马首是瞻的“公务员”,一个只知道高呼“万岁”的“各界人士”,一个做惯了奴才,给了做人的机会依然还要做奴才的“各级干部”,你怎么能够指望他来民主参政?冯梦龙针对那些“三旨相公”曾经感叹说:“天下事,被豪爽人决裂者尚少,被迂腐人耽误者最多。”

民主老是在权力的脚下,是不是被“万安”这般奴才给“耽误”的?给了你议政权你“弃权”,给了你参政权你拱手让予“权力”,有何话说?“如果民主制度下”的“民主人士”不把“民主权利”充分运用起来,民主不靠自己来争气,民主就永远不可能站立,就只能永远潜伏在权力的脚下摇尾乞怜。

## 14 若辈只知呼万岁



◆书名:《暗权力——暗权力II》  
◆作者:刘诚龙  
◆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
万历皇帝深居皇宫几十年,从不上朝,而让人叹为观止的是,也没什么天翻没见什么地覆,他什么事都不干,家国竟然也没什么事,太阳每天照常升起,这是何故?几十年不上朝,万历实在是一个稀货,但一年半载不上金銮殿的,在明朝真不在少数。比如明宪宗,经常“不作为”,要作为往往也是“胡作为”,常常个

提要:

明朝皇帝大都是个怪胎,朱元璋取消宰相,设立六部,本来这是一个从此可以“独裁”但同时意味着“独挑”活计而累死的怪招。比如朱元璋本人,自从废了宰相,他平均每天要批办文件200多件,天天如此,难以喘气,但“怪哉”得很,除了朱元璋之外,他的徒弟子孙孙好耍得要死,按他们家乡的土话来说,是“好耍得掉落骨头”。

把几个月,群臣连面都见不上,国家大事堆积如山,无人决策,但千呼万唤,皇帝就是不出来。

群臣等啊等,终于等到了一个难逢的机会,化成七年,“报丧”的彗星扫过大明天空,把皇上给吓着了,皇帝老子什么都不怕,怕的就是高高在上的苍天,群臣立刻拿这“异象”来说事,说彗星过天是君臣不通情之所至,强烈要求宪宗及时召见大臣“共商国是”,无奈之下,宪宗只得做了“安排”,群臣欢欣鼓舞,于是推选“代表”,共同推出了以首辅万安为首的“代表团”,将各种意见与建议案带到天子那里去。

不料,万安等见到了皇帝,战战兢兢,汗出如浆,请了一下安,问了一声好,拜在地上山呼三声“万岁”,便急急退出,一件事情也没议过,一件工作也没汇报,便退出了金銮殿。原先群臣骂太监蒙蔽